

提起“抱团”，总不由得会想起温州人的精神。的确，无论是炒房、做生意还是出外闯荡，他们几乎都是成群结队抱团出击。在温州做鞋的个体很多，有不少鞋企也渗透到上海，在与上海的鞋业交往中，常有一些上海老板感

叹，说看人家温州人干什么事都讲究一个板块效应，特别有团队精神，哪像我们上海人搞得七零八落的。当然这所谓的“七零八落”无非是指上海的企业之间，不善沟通，比较冷漠，捏不成团的意思。

要说这样的现象是上海鞋企的常态还真不假，记得三年前有一家童鞋厂搬迁了，而前不久一家皮鞋厂的老板突然打电话问我，说可知道那童鞋厂搬到哪去了，他想给他小孙子买两双鞋。我听了挺莫名其妙的，不就搬在他公司的隔壁，只相差几个门牌号码，难道那么久他们没来往过？他听了自己也觉得好笑，说原来我们做了好几年的邻居还不知道啊。瞧，这便是典型的不沟通。

然而，真的到了节骨眼上又会怎样呢？从我工作中遇到过的一件事来看，其实上海人也抱团，只是抱团方式不那么直接，更显得委婉

上海式的“抱团”

周珂银

低调，很有本埠的人文色彩。几年前，有家鞋厂濒临倒闭，正在解散工人，并打算卖掉厂房还欠工。这个消息在业内不胫而走，有一次我在走访一家公司时，该公司的张老板聊起这个话题时说，上海的鞋厂原本就不多，颜老板的这个厂也开了十几年了，突然听说要倒闭，心里也不好受。这个大家都是一起走过来的，挺想帮帮他。

怎么个帮法？我问。他说，我们的产品有一半是外加工，如果我把这单子收回来放到颜老板的厂里去做，或许他的资金可以流转起来。为何不将这个法子直接与颜老板沟通一下呢？我有些不解。他想了想，其实你也知道，颜老板这人挺爱面子，我这样直接问

他，不知道他是否愿意接受，所以呀，还想请你做个桥梁，把我的意思转达一下。

这个桥梁我当然乐意做，于是我约了颜老板，直截了当谈了这件事。果不出张老板所料，颜老板摇摇头说，这份好意我领了，但要救活我这家厂，每天至少要有1000双鞋的数量，张老板的单子只是杯水车薪，就算了吧。我又说，如果由我出面联合几家工厂一起干呢。他还是摇摇头，让人家把外加工的单子收回来是有难度的，弄不好还会得罪人，这个情可就欠大啦，我以后在鞋圈里也没面子呀。

是面子重要还是工厂的生存重要？这个问题让颜老板的面部表情复杂、纠结，他迟疑良久终于表示，那就试试吧，我这头先把工人给稳住。

揽下了这个活，其实我心里也是没底的，我不能保证其他老板是否也像张老板一样肯热心相助。接下来，我将几家生意不错的厂家罗列出来，开始了“热线”电话。出乎意料的是凡是接到电话的厂家几乎都表示，只要能救活颜老板的企业，他们都愿意这么做。没想到这项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，那几天，我的心情也是异常激动，第一次感受到上海人之间的“抱团”是那么的实在。如果说温州人的抱团会让人热血沸腾，那么上海人的抱团则是暗香流动，他们的互动含蓄，彼此都顾及对方的感受，给力更要给面子，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。

经过了一年的运转，颜老板的企业终于盘活了资金，起死回生。我至今记得，那个寒冷的冬天，因为有了大家的“抱团”举动，上海的鞋业也变得格外温暖热闹。

元宵灯谜

胡文明

房子

(四字新词语)

昨日谜面：孤身为爱走鹏城(四字常言)

谜底：一往情深

(注：一往，一人前往；深，深圳，又名鹏城)

理想女性



真的，美若天仙、才华盖世、富可敌国，可是正眼也不看阁下一眼，有什么用？据调查，有百分之三十男性认为理想伴侣应相夫教子，这是第一条；又百分之二十二要求女性温柔娴淑；百分之十九选择勤俭持家，还有，志同道合也非常重要。至于美貌标致、聪明能干、学问佳、事业有成，全属其次。

并且，有百分之六十九男性不再介意对方的薪水与职位较高。看样子，新男性的思想也渐渐搞通。要求的是一个条件合理、爱他的、肯付出的合伙人。老式男人总是怕女性太能干，可是，往往忘记只有做惯事的人才懂得迁就之道；又不喜女性聪明，其实聪明人才晓得弹性处理日常琐事；还有，过往坚强的女性亦不受欢迎。嫌对方收入高最没有道理，情愿独力挑起重担，捉襟见肘，苦不堪言。(摘自新浪“亦舒的 BLOG”)

在菜摊上买到两斤硕大的荸荠，回家洗净了煮“烩熟荸荠”吃。这是我从小就喜欢的零食。还挑出一些削皮切了炒肉片当菜。一边削，一边竟回忆起许多往事来。

上海人把“荸荠”叫“地梨”。小时候街上常有人把削了皮的荸荠用竹签串起来，插在绑了稻草的竹竿上，喊着“扞光嫩地梨哦——”，当水果或零食卖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。当年的上戏学生，每学期都到郊区农村或工厂劳动，让我们接触、熟悉工人农民的生活，以后能在舞台上“塑造工农兵形象”。三月份的头上，我们又下乡了。那一次，我们的生产队正在收荸荠。初春的江南，阴雨绵绵，寒意未退。荸荠长在浸着水的泥地里，我们就穿着高帮套鞋、扛着锄头站在水里。一锄头下去，翻起一坨泥巴，一个个荸荠就嵌在那又黏又湿的泥里。然后就要用手指把那些荸荠抠出来。一坨泥里的荸荠够你抠一二十分钟。弯腰抠荸荠不算重活，可始终没法直起腰来干；也没法蹲下，一蹲下，屁股就坐在水里了。手，一直就泡在冰凉的水里；脚，踩在带水的泥巴上，一滑一歪，凉

水就灌进套鞋里，那半个月，套鞋里层就没有干过。那半个月，我们住在生产队为我们提供的一个仓库里。空荡荡的仓库又高又宽敞，我们就在里面支起帐子打地铺。老乡让我们在仓库中间生一堆火，歇了工，我们就围在火堆边烤干身上的棉袄和湿了

的长裤；老乡还送来一堆刚挖出的荸荠。记得有一天正是三八妇女节，男生来跟我们一起过节。大家边烤火，边唱起《妇女解放歌》，还把那些荸荠洗净了扔在火堆里烤着吃。

烤熟的荸荠，皮微微起皱，把皮剥开，“咔嚓”一咬……嚼，那个香啊！荸荠带来的回忆，有苦有甜。看着手中的荸荠，我不由得想：这是谁挖出来的呢？水，仍那样冰凉彻骨么？是不是已经机械化收获了？

哦，最后还要告诉看官：把荸荠斩碎了，拌在肉馅里，包饺子，做肉圆，都别有风味。

从浙江临海返回上海，平常自驾车只有四个小时的行程，因为那场雪的阻碍，竟耗时两天一夜。

清早离开酒店，天气是晴好了，但见停在广场上的小车子，积了一夜的雪，像盖着厚厚的棉絮有点不认识了。去除了车玻璃的积雪，载着车顶上的“棉絮”，起程返沪。开到甬台温高速公路入口，就开始堵车。大车小车排成几行长长的队。无奈地等到了下午两点钟，有交警劝告我们去宁波方向的小车，可避开高速路，改走S62公路。我们听从了，在弯曲的S62公路上，顺畅地行驶了一段路程，看看两边的山水雪景，倒也宽松了一阵。好景不长，快到高速公路三

门入口时，被最先受阻的这批车辆堵得严严实实，进不能退也不能了。就在百无聊赖的期待中，发觉车窗外的农家院落，被积雪勾出了一幅山村小景。白雪的块面，形状不一，布局有致，透着山乡气息。就坐在车里拍一张吧，留个纪念，若不是在雪后的途中长久堵车，这山村小景也不会被我定格。

下午五点，高速公路放行，堵堵停停，驶到杭州湾大桥时，夜色已深。然而，大桥的冰雪未除，车辆禁行，我们又一次“碰壁”。返沪，只能绕道杭州。我是再也提不起继续夜行的劲头来，只好留宿宁波。等到第二天不紧不慢地返抵上海，已是下午时分了。

七夕会摄影故事



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火车站出来，转乘赴比利时的

大巴。我拉着行李箱边问边行。走着走着，无意中发现一对白人青年男女跟在身后。起初我并没在意，认为不过是一种随机的偶然。但后来渐渐感觉有点不大对劲，不会这么长一段都是同路者吧？更费解的是，他俩与我总是不远不近，七八米的距离。

一个大老爷们，大白天的倒没什么可怕的，但毕竟有点别扭。而当经过一个下沉式广场需乘滚梯时，我有意反常一下，两部滚梯选择了稍远的那部。但没想到的是，那俩“尾巴”竟也舍近求远继续尾随。

这可有点让我紧张了，第一直觉有可能遇到伺机抢劫的或扒手了。长长的滚梯上，我开始思索脱身之计。还未想出什么两全之策，就已到了巴士车站。事已至此，也只好硬着头皮先进去再说。可诡异的是，我排在售票处窗口有五六个人的队尾后，一侧头，余光下居然看见尾大不掉，这对男女竟也排在我的身后。上帝呀，天底下没有这么巧合的事吧！这可真是如芒在背。

就在我的大脑里瞬间空白一片时，忽然听到右边窗玻璃处一声不算大的物体撞击声，侧头一望，什么也没看到。但就在这时，身后的那名女子和男子一前一后冲向了巨大的落地窗前。

只见姑娘从窗台上拾起一只小鸟，轻轻地抚摸着它的头。原来，这是一只误飞进来的小鸟，当想再飞出去时，却一头撞上了一尘不染的玻璃，刚才那声闷响就是可怜的鸟儿制造的。

显然，小鸟撞得不轻，在姑娘虔诚的手心里已站不起来。姑娘继续抚摸着它的羽毛，而伤心的眼泪也一滴一滴落在小鸟身上。那名男子配合女友，也在一旁轻柔地为小鸟吹气。两人说了句什么后，男子一下从背包里掏出一瓶矿泉水，倒一些水在瓶盖内，女友慢慢撑开鸟儿的小嘴，男子小心翼翼地将里倒。可是，两下就呛着了小鸟。停顿一下后，女友突然把自己的一小缕金黄色长发，伸进矿泉水瓶，蘸湿，再把滴水的发梢对准小鸟的小嘴……这时，一抹夕阳射进窗内，金灿灿的逆光下，男女青年头抵头救护小鸟的剪影，就像一幅美丽的3D油画，令人感动又赏心悦目。

小鸟在姑娘的手心里终于慢慢站立起来了。它朝姑娘扬着可爱的小嘴，仿佛在呢喃着什么。姑娘也破涕为笑。她变为双手捧着小鸟，像捧着件宝贝般缓缓走到大门前，用力向上一抛，小鸟顺势扬起翅膀，一下子就飞上了高空。姑娘依偎在男友的肩膀上，两人望着越飞越远的小鸟，脸上写满喜悦和幸福之感……

目睹这一场景，我被深深地感动了。当他俩折回重新排队时，我最初所有的敌意与戒备瞬间消于无形——有如此仁爱之心的人，怎会做宵小之事呢？



雪途漫漫

李京南

从浙江临海返回上海，平常自驾车只有四个小时的行程，因为那场雪的阻碍，竟耗时两天一夜。

清早离开酒店，天气是晴好了，但见停在广场上的小车子，积了一夜的雪，像盖着厚厚的棉絮有点不认识了。去除了车玻璃的积雪，载着车顶上的“棉絮”，起程返沪。开到甬台温高速公路入口，就开始堵车。大车小车排成几行长长的队。无奈地等到了下午两点钟，有交警劝告我们去宁波方向的小车，可避开高速路，改走S62公路。我们听从了，在弯曲的S62公路上，顺畅地行驶了一段路程，看看两边的山水雪景，倒也宽松了一阵。好景不长，快到高速公路三

门入口时，被最先受阻的这批车辆堵得严严实实，进不能退也不能了。就在百无聊赖的期待中，发觉车窗外的农家院落，被积雪勾出了一幅山村小景。白雪的块面，形状不一，布局有致，透着山乡气息。就坐在车里拍一张吧，留个纪念，若不是在雪后的途中长久堵车，这山村小景也不会被我定格。

下午五点，高速公路放行，堵堵停停，驶到杭州湾大桥时，夜色已深。然而，大桥的冰雪未除，车辆禁行，我们又一次“碰壁”。返沪，只能绕道杭州。我是再也提不起继续夜行的劲头来，只好留宿宁波。等到第二天不紧不慢地返抵上海，已是下午时分了。

赞美「爱心驿站」

吴文元



南京六合区秦苑路多家店铺内设有提供环卫工人休息的“爱心驿站”，“爱心驿站”内不仅摆有桌子椅子，开水壶，喝水的一次性纸杯，还备有空调，冬暖夏凉，环卫工人随时都可以进“爱心驿站”休息。在六合区，这样的“爱心驿站”已有40多家。环卫工人被人们尊称为“城市美容师”，他们的劳动强度最大，工作最脏最累，无论是严寒的冬天，还是酷热的炎夏，都得坚守在岗位上，任凭日晒雨淋，风吹雷打。不用说找不到地方歇歇脚，喝口水，就是吃顿饭，在马路上。有一位环卫工想进一家银行的营业厅倒杯水喝，结果还被保安撵了出来。

六合区许多沿街商家在店堂内给环卫工设“爱心驿站”，不仅体现了尊重环卫工人、关爱环卫工人的思想，也是以实际行动，为我们树立了尊重环卫工人、关爱环卫工人的榜样。

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，无论你坐在高楼大厦里办公，还是在马路上清扫垃圾，没有等级差别。人与人之间又是需要互相尊重、互相关爱的，特别是对从事艰苦岗位劳动的人，更需要尊重和关爱。曾听到一位环卫工人说过：“工作苦一点累一点没有关系，就怕被别人瞧不起。”为环卫工人设立“爱心驿站”，实际上是在抚平环卫工人的心灵，克服那种自卑感，使他们更加热爱本职工作，为美化城市作贡献。一座城市像一个庞大的机器，由千千万万个零部件组成，少一个螺丝钉也不行。因此，这种“爱心驿站”不仅应该赞美，更应该推广。

一座城市的历史，最忠实的见证者，是这座城市的建筑。尤其是那些立于历史风云节点，浓缩着一个地域、民族、岁月的城市建筑，便具有了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。画家王冕，出生于大连。大连在中国近代史中，可谓饱经沧桑、内涵丰富的一座城市。生长其中的王冕，童年时光，便穿梭盘桓于目睹大连历史变迁的异国老建筑中。望着这些风姿绰约的建筑辉煌远去，默默栖身在历史岁月的风雨中。

午后的阳光，会为这些老建筑抹上一缕亮色，使斑驳的墙壁、窒息的烟囱、破败的窗棂、幽暗的门洞呈现出一丝当年的旧影。然而，随着余晖落去，很快便被淹没在了现代建筑的霓虹之中。

默默独行在这些旧街区的王冕，面对正在消失的老建筑，心中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情感和忧虑沉思着。作为大连人和画家的责任，促使他背起画箱，寻迹于老街旧巷，开始了用画笔将这些老建筑，凝固于画布的绘画行动。

以一己之力，将大连的历史建筑记录下来，显然是力不从心能力有限

灿烂矢车菊中的颓影

尹汉胤

他的这种以画笔留住城市老建筑的行动，很快化为了众多画家的共识和参与。2010年5月，由王冕发起组织的文化公益活动“凝望城市原点——大连油画画家烟台街（光辉巷）写生艺术行为”在大连举行。在大连美术家协会画家们的集体行动中，这座美丽海滨城市尘封的历史，以画家的艺术视角呈现在我们面前。同时，将他们在这座城市的记忆、理解、思索、期待，浓缩在了绘画中。

“这座城市俊美、雍容、大气、灵秀，是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和那些优雅的精美建筑，异国情调浓郁的街区给了我们创作的灵感和在此居住的理由。而这一切，不应该只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绝唱……”王冕讲出了他对这些城市的内心感受。建筑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体现。一座城市的建筑，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，不应只留有现代时，而将生命成长的历史过程抹去，哪怕是不堪回首的历史，同样需要后人面对铭记。

随王冕画笔，走进大连历史深

处。一座座日俄占领时期的老建筑，在画家笔下呈现，那些老建筑就像一个个世纪老人，穿着残破褪色的异国衣衫，身体佝偻地站在那里，老眼昏花地望着眼前陌生的世界。然而，这些颓败的建筑，浓缩着宗教历史，残垣中散发着异国文化气息，使我们站在这些老建筑面前，仿佛听到了当年建筑中的人声、音乐，看到了活动中建筑中的人物、故事……

王冕笔下的老建筑，构图设色全依现场感觉而定，不管是残垣断壁的废墟，面目全非的改建，拥挤不堪的杂居，都真实地记录下来。一任荒芜苍萎，藤蔓肆虐，凌乱狼藉，将岁月沧桑风霜残影真实地传达给读者。无疑，王冕要用自己的绘画，坚守一个画家的思考表达。哪怕这种努力，对改变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现状是那么地软弱无力，但他依然忠实坚定地画着。而对于超出画框的城市视野——遮蔽了天际，铺天盖地矗立起来的失却历史、文化传承的水泥森林，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无奈无助。

一幅旅顺口老建筑绘画，灿烂的矢车菊散落着，远处一座建筑颓影，只剩几根石柱挺立在废墟中。或许，这就是画家王冕用画笔要表达出的内心写照。